

金·德·貝格◎著 陳蒼多◎譯

異色映像

她的唯一歡悅，
經由影像的巧妙相互作用而獲致，
是取決於對自身的沈思。

——保林·希格《○孃的故事》作者



新雨

異色映像 / 金·德·貝格著 ; 陳蒼多譯. -- 初
版. -- [臺北縣]三重市 : 新雨, 民85
面 ; 公分. -- (情愛男女 ; 14)
譯自 : L'image
ISBN 957-733-228-5 (平裝)

876.57

85004592

異色映像

作者◎金·德·貝格

譯者◎陳蒼多

發行人／王永福

出版者／新雨出版社

三重市重安街 102 號 8 樓

(02)9789528 · 9789529 傳真 9789518

郵撥帳號：11954996 新雨出版社

出版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4063 號

印刷者／共同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85 年 6 月初版

定價◎140 元

[本書如有缺頁、誤裝，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異色映像

金·德·貝格 著／陳蒼多 譯

譯序

陳蒼多

《異色映像》一書法文原名是L'Image，就是「影像」、「心像」或「映像」，也有「極相像的人」之意。書中的安妮事實上就是女主角柯蕾的影像或映像，柯蕾與安妮雖有主奴的關係，事實上，安妮就是柯蕾的鏡中影像，兩人其實是「極相像的人」。柯蕾先將自己的慾望——受虐狂——投射在安妮身上，對後者極盡施虐之能事，其實安妮正是她的寫照，她希望最終也像安妮一樣遭人施虐，而在故事結束時終於完成心願，由作者「金」扮演她原來對安妮所扮演的角色。這就是P·R在前言中所說的「她的唯一歡悅，經由影像的巧妙相互作用而獲致，是取決於對自身的沉思。」

研究此書的學者認為，男人雖被描述為佔優勢且有性力的人類，但全書卻是完全關心女性的性能力，男人只是經由女人的眼中而顯示出來，也就是P·R在前言中所說的「他似乎是主人，但只有在女朋友允許他時，他才是主人。」所以P·R才又說，「首先，我懷疑，這部作品不是男人所寫，因為它太時常傾向女人的觀點。」

P·R就是保林·希格（Pauline Réage），也是《O嬢的故事》的作者，他為本書寫前言，可見英雄惺惺相惜之情。

喜歡閱讀異色經典的讀者幸勿錯過。

前言

保林·希格

金·德·貝格是誰？

這個問題讓我有機會享受一點猜謎遊戲的樂趣。首先，我懷疑，這部作品不是男人所寫，因為它太時常傾向女人的觀點。

然而，通常是男人引導他們的情婦去接受鏢鏑、鞭打、折磨、侮辱等等的快感……但是，男人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

男人以自己天真的方式認為，他們是在滿足自己的自傲，或滿足對於權力的欲求，或者只是在表現一種天生的優越感。使得這種錯誤觀念雪上加霜的是，我們身為知識份子的女性實際上還用一個銀盤把男人的動機獻給他們：堅持女人是自由的，是與男人平等的，不想再受到支使了。

好像此事有任何關係似的！

一個戀愛中的男人，如果有任何認知的話，不久就會發現自己的錯誤：他似乎是主人，但是只有在他的女朋友允許他的時候，他才是主人！爲了關係的緣故而交換奴隸與主人的角色——這種需求在偷情的過程中最清楚地顯示出來。在這種過程中，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共謀是不可或缺的。縱使女人被加上鐐銬，跪著爬動，請求慈悲，最終而言，她還是處於支配的地位。

她非常了解這一點。她的力量與自己明顯的自我貶抑形成正比。但是，只要一個眼神，她就能夠讓一切停止，讓一切化爲烏有。

一旦兩方經過彼此的再評估之後清楚地了解到這一點，遊戲就可以繼續下去。但是，其意義將會改變：全能的女奴在主人的腳跟旁爬著，但卻確實成爲神明。男人只是她的祭司，生活在恐懼中，擔心她的不悅。他唯一的功能是執行各種以神聖的目標爲中心的儀式。要是他失寵了，一切就

結束了。

所有的這一切都有助於說明這個故事中的姿態等級、儀式、教堂似的背景、涉及某些物品的戀物狂。因此，書中那些詳細加以描述的照片，實際上只不過是宗教性圖片，是通往十字路的一條新道路沿途上所出現的一些腳印。

像所有的愛情故事一樣，這個故事是有關兩個人的故事。但在開始時，其中一人分成兩部份：一部份自我奉獻，另一部份施加懲罰。這不正是我們很特殊的女性的兩個面孔嗎？——她們奉獻給別人，然而卻只意識到她們自身。

是的，男人很愚蠢，因為他們期望我們尊敬他們，但最終而言，他們幾乎一無是處。女人像男人本身一樣，只能崇拜她們那遭受虐待的身體；她們那遭受虐待的身體時而被人所愛，時而受到辱罵，屈服於每種的屈辱，但畢竟是屬於她自己的。男人在這件特殊的事情上面是處於完整無損

的狀態中：他是真正的崇拜者，渴望與自己的神祇成爲一體，但卻枉然。相反的，女人雖然也是一位真正的崇拜者，並擁有同樣的渴望的敬意（對自己的敬意），卻也是神聖的對象，雖遭受侵犯，無止盡地犧牲，但卻不斷再生；她的唯一歡悅經由影像的巧妙相互作用而獲致，是取決於對自身的沉思。

P · R

目 錄

譯 序	0 0 2
前 言	0 0 4
一、在X家的一個晚上	0 1 1
二、巴格特爾花園中的玫瑰	0 2 5
三、一杯茶及其結果	0 4 7
四、虛假的開始	0 5 7
五、照片	0 6 5

六、一種贖罪的犧牲 081

七、試穿室 099

八、在浴室中 117

九、哥德式臥房 127

十、一切都自然解決 143

009

異色映像

一
在X家的一個晚上

那年夏天第一次再看到柯蕾，是在X夫婦所舉辦的一次派對中，地點是「蒙巴拿斯」林蔭大道。再度看到她，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完全沒有改變。我覺得好像昨夜才離開她，雖然事實上我已經至少有兩、三年沒有看到她，也許不止兩、三年。

她伸出手，看到我時似乎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她簡單地說，「哈囉，」完全就像我們前晚才剛彼此說了再見。我以自認為多多少少是相同的聲調說，「哈囉，柯蕾。」

然後，我跟其他人說「哈囉」，跟他們握手；這些人大部份都跟文學或藝術世界有些微的關聯，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在什麼地方碰到他們。我

必須跟他們中一些人討論一些問題，擬定計劃，所以在事情結束之後，已經花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

人數想必是接近三十，分散在俯瞰林蔭大道的三個房間之中。時間想必是六月，或五月末，因為我記得有一扇法式玻璃門開著。

我再度看到柯蕾時，她是單獨一個人，在開著的門外面的陽台，靠在欄杆上。她看進房間之中，但並不是朝我的方向看。我轉身，想知道她在凝視著什麼：原來站在離門不遠地方有三個人，包括兩個年輕的男人和一個很年輕的女人，或女孩。那兩個年輕的男人在三十歲以下，我並不認識他們；那個女人穿著白衣服，我也不認識。

我的眼光又轉回陽台，發現柯蕾在看著我，神色顯得很平靜。她對我微笑，那種微笑也許是很奇異，或者也許只是她臉上的陰影讓我有這種印象。

她的身體靠在欄杆上，手臂伸出來，兩手抓著欄杆最上面的橫木。

她長得很美。每個人都說她長得很美。那個晚上，我再度認為，這種說法是很正確的。

我走向門口，但實際上並不是走進陽台。柯蕾沒有動。我注視著人們在她身後的林蔭大道步行過去，在溫暖的晚上漫步經過燈光明亮的窗戶。我就所看到的情景隨便說了一句不重要的話，而柯蕾似乎表示同意，只是我並沒有十分聽清楚她說瞭什麼。

我看著她的臉，發現她又在凝視著什麼東西，這一次是在我後面，也跟前次一樣朝著同樣概括的方向凝視。我不想轉身去看看是不是我已經發現的同樣那三個人，但是我卻知道一定是的，因為她的臉孔露出同樣的表情，也就是說，完全沒有表情。

我朝環繞整個建築物的陽台走了幾步，來到了第二對門，是關著的一對門。我自然而然看進薄紗之間的地方。我們的女主人剛好站在裡面，她

對我說了什麼話，但我聽不出來，因為我無法透過玻璃聽到，也無法從她嘴唇的動作辨認出來。X夫人拉開門門，推開一部份的門，重複她所說的話，但是窗簾仍然阻礙著，所以，我終於走進去了。結果，她只是問我為什麼躲在外面那兒，算是跟我開了一個玩笑。

由於不知道要談什麼，我就提到那個穿白衣服的年輕女孩，並且看了那個女孩一眼，讓她知道我是指誰。但是，她似乎對那個女孩一無所知，或者至少不想告訴我。她只說，她是柯蕾的一個朋友，跟柯蕾一起來，整個晚上都無法聽到她說出兩句話。

事實上，這個女孩幾乎無法對那兩個跟她談話的年輕男人答出話來。她避開眼光，不去看兩人中的任何一位，大部份的時間都看著地板。

然而，她卻很吸引人；就我所能看出來的，身材很不錯，臉蛋兒很美。她甚至還真的十分誘人。儘管外表極為年輕，但是身體的每一部份卻透露出「肉」的氣息，讓人更加想到她是「年輕的女人」，而不是那個曖